

中国官场

总览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●张诚 王合群主编

中国官场总览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下 卷

官 场 秘 录

一、官吏难过美人关

1. 问世间情为何物

古希腊“喜剧之父”阿里斯托芬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神话故事：很早很早以前，人本来是一个圆球状的物体。有四条腿，四只手，一颗脑袋上长着相反的两张脸。这个圆球状的物体威猛无比，胆大妄为，使奥林匹斯山诸神惊惧不安。众神之王宙斯便用一根头发，将这个“球状人”从中间剖成了两半。剖开的两个“半球人”都痛苦极了。每一半都急切地扑向另一半，他们纠结在一起，拥抱着在一起，强烈地希望能重新地融为一体。

阿里斯托芬的天才描述提示了人类两性情爱之谜。正因为如此，马克思在谈到人类性爱时，曾形象地阐明：半个球是无法流动的。

球状人被剖为两半，两半“人”又在孤独痛苦中渴求融为一体，当然这纯属古代哲人的幻想创造。但是自人类诞生以来，每一个男女都在渴求着自己的“另一半”，盼望着与“另一半”融为一体，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。基此，人类史上才出现了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这样千古传唱的动人诗

篇，才出现了离经叛道、禁之不绝的“色情”作品；产生过梁山伯与祝英台似的爱情悲剧，也衍生过灯红酒绿好色纵欲的人生罪恶。情爱作为人生的永恒主题，它争取着权利，反抗过扼制，也遭受着亵渎，承受地扭曲。追求着美好爱情的人视它为神圣，耽于男欢女爱的人饮它如美酒，道貌岸然者视它为猛兽，杯水主义者又把它看作自己好色纵欲的本能。于是乎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表是善还是恶，成为人类历久弥新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话题。

情为何物？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“情”：“人之阴气有欲者，从心青声。”汉代大儒董仲舒也认为：“情者，人之欲也。人欲之谓情，情非制度不节。”“情”用于情爱，源于人类两性爱欲，产生于人类异性之间的自然吸引和性的欲望，但这只是“情”生成的生理基础，而非“情”之本质。“情”是形声字，“从心青声”，说明两性爱欲恋情，不仅是自然的产物，更是心灵的产物，是一种唯人类才有的爱的情感。人非动物，岂有无情？赤裸裸的性占有，不加选择的性交往，色魔一样的追逐异性，以及卖淫嫖娼、色相勾引等等等等，既违反人性也与“情”字无关。当然，“情”源于欲，无视两性关系中的性的因素，压制男女之间正当的性欲求，搞禁欲主义，扼杀性爱，则“情”无由以生，生命的世界也将一片荒芜。马克思说：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人类

与动物的区别，就在于人有灵魂，有思想，有尊严，有责任。马克思主义者不反对人类正当的性生活，但反对不负责任的性行为；不反对追求自由美好的爱情，但反对贪得无厌追逐异性；不反对男女之间正常的友谊和交往，但反对耽于色俗淫乐、沉迷于酒绿灯红。新中国建立后，我们党和政府曾经一举扫荡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青楼妓院，根除了腐朽丑恶的卖淫嫖娼现象，同时又对封建禁欲主义进行了斗争与批判，为缔造幸福美好的婚姻爱情、净化社会风气，构建了社会主义的纯洁健康的大环境。然而，曾几何时，西风东渐，资本主义的“性解放”、“性自由”、“性泛滥”等腐朽思想与文化，裹着糖衣炮弹席卷中国大地，根绝了几十年的卖淫嫖娼现象在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、大中城市、偏僻乡村死灰复燃，“笑贫不笑娼，有奶便是娘”的丑恶价值观念不胫而走，两性情爱的神圣和纯洁被性游戏、性交易、性放荡所代替，形形色色的恋色狂、卖淫女、嫖娼客出没于宾馆、酒楼乃至见不得人的黑暗角落。更有甚者，一些党员领导干部，也经受不住酒绿灯红的考验，在色欲的支使下，成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俘虏。

恋色毁党、误国、害人民。恋色必然造成性爱的物欲化、粗欲化、轻率化，贬低人类情爱的高尚和圣洁；恋色必然导致色欲横行乌烟瘴气，败坏社会风气，毁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；恋色必然损害党风正气，动摇党员干部的思想斗志，使党丧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和威信；恋色还会严重毒害青少年，葬送社会主义中国美好的未来，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。因此，追溯情爱本源，澄清爱情本质，批判恋色思想，揭露纵欲主义的危害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

环。

2. 色鬼·色人·色仙

大凡男人都好色。由此男人可分为三类——色鬼、色人、色仙。

色鬼就是那些见了女人就动心的男人，不论对方老年幼、貌美貌丑，用贾母的话说就是：“香的臭的都往屋里拉。”女人若遇到这类男人，最好逃之夭夭。

色人就是这样的男人：他们喜新厌旧，常常幻想撞上桃花运，但是还想要面子，要声誉，受着一定的约束。有了机会，他们必定要拈花惹草，内心里却忐忑不安；没有机会，他们就只好守株待兔，内心里却愤愤不平……女人对这类男人，最好是敬而远之。

色仙是什么？坦率地讲，色仙更好色，甚至喜欢天下所有美好的女人，但是却不管她是容颜俊俏，还是其貌不扬。

女人的美好包罗万象，或端庄，或妩媚，或成熟，或天真，或尊贵，或淡雅，或快乐，或忧伤，或温柔，或桀骜，或安分，或疏放，或厚道，或灵巧，或博学，或浅薄，或服饰华美，或面容娟秀，或谈吐娓娓动听，或举止从容大方，或明眸如水，如或微笑如霞……他们对女人有着天生的敏锐，一眼便能看到对方的某个动人之处。不过，他们只局限于赏心悦目，而绝不会是得寸进尺。

色仙的心一派纯净，天蓝云白，哪怕尘世脏得一塌糊涂，女人变得污七八糟，他们也我行我素，自珍自爱。

男人本性为鬼，进化为人，修炼为仙。

鬼们常搞地下活动，人们只在地上奔波，而仙们却于天空云游。那个高度，是他们苦苦修来的。他们把女人当成了花当成了草，常常用自己的博爱化成清雨，把

花草滋润，然后更加鲜丽更加娇好。他们隔着遥远的距离，静静赏析，如同观看一幅画。

色人常说的一句话：宁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这有几分悲壮，而色鬼已是鬼了，破罐子破摔，干脆死皮赖脸地躺在花丛下不走，谁有什么办法？而色仙高高在上，绝不会附落进花草之中，纠缠着它们终日耳鬓厮磨，醉生梦死。

不过，花草的生命姿态永远都是仰视高空的，而卧在花下的男人只能顺着花茎看到花的背影。

所以，女人不要对男人充满失望。

男人好色，男人更敬色。

“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同样的道理，“好色之心，人皆在之”。不单单是男人，女人实际上也是好色的——英俊的面貌、开阔的胸襟、潇洒的举止——对于健康女性同样具有震撼身心的魅力。

“本性为鬼，进化为人，修炼为仙”，说得精彩之极！进化规律带有客观必然性，世上还没有得到进化的“鬼”已经很少；而修炼之苦，亦非常人所能忍受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，恐怕也为芸芸众生所可望而不可即。所以，世上的两脚动物中少“色鬼”，少“色仙”，多“色人”。不信请扪心自问：我，是“色鬼”，是“色仙”，抑或是“色人”？

我们谈论的是“爱情”。“色鬼”没有“爱情”——“鬼们”需要的是“肉欲”；“色仙”没有“爱情”“仙们”虽“爱”却是佛教教义中所称道的“泛爱”——除了不爱自己的肉体外，他（她）们爱男人也爱女人、爱人类也爱蚂蚁蚯蚓。只有占绝大多数的“色人”才有“爱情”——“人们”既有占有异性肉体的冲动，又有心灵交融的愿望。所以我们要谈论“爱情”，出就是讲“色人”的感情。

“鬼”、“人”、“仙”，三者之间的界限是十二分的模糊的。它们之间不仅有着距离很长的“过渡地段”，处于“过渡地段”的，似“鬼”又似“人”，似“人”又似“仙”；而且三者之间也是可以因时因地因主观心态而相互转换——“鬼”可以进化为“人”，“人”可以修炼为“仙”，“仙”可“下凡”为“人”，“人”可以堕落为“鬼”。人人鬼鬼、仙仙人人，仅仅是一个变化着的、动态的、辩证的界限而已。

孔老夫子“不语怪力乱神”，所以对于“仙们”，我倒也认为应该持“敬而远之”的态度，找个“神仙”或者“仙女”做伴侣，远没有找个好女“人”或者好男“人”来得幸福实在。我们所必须思考的，一是要防止“人”变成“鬼”；二是要倡导“鬼”变成“人”。因为，跌进地狱的“鬼”依然存在着变“人”的希望，只要“鬼们”主动接受和顺应自然的、社会的“进化”的规律；奔忙于世上的“人”随时存在着堕落为“鬼”的危险，只要“人们”沉湎“宁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”的“悲壮”境界。做“鬼”还是做“人”，有时往往只在一念之中。

3. 美女难过帝王关

东汉末年，曹操率军围攻占据下邳（今江苏睢宁西北）的吕布。秦宜禄奉吕布之命，到袁术处求救，其妻杜氏留在城中。当时在曹操帐下效力的关羽，听说杜氏长得很美，请曹操答应他娶杜氏为妻。曹操正仰仗关羽之勇，一口答应。城破之后，关羽在曹操前多次提及此事。曹操见这个红脸长髯的大将如此多情，想那杜氏定是绝色，派人带来一看，果真如此，于是也不顾原先的承诺，留给自己享用。秦宜禄回来后，见城已破，便投降曹操，当了个铨长。他的儿子秦朗随母在官中

大，曹操爱母及子，常对宾客夸耀：“世人还有谁像我这样宠爱养子的吗？”

三国魏明帝曹叡大修宫室，到处搜寻美女，充实后宫，谁也不知究竟有多少人，只知宫中女官的俸禄，与朝廷百官相应。曹叡还选了六个知识型的女子，担任女尚书，掌管省外的奏事。少府杨阜上疏，认为那些和皇上永远沾不上边的女子留在宫中，对谁都没有好处，不如放她们回家。为此，他特地召见御府的官吏，查问后宫人数。那官吏十分遵守纪律，答道：“按规定，这属于皇家机密，不可对外泄露。”杨阜听了，折案而起：“国家机密，不让大臣知道，却由小吏把持，真正岂有此理！”下令将这小子杖一百。

晋武帝司马炎不仅见钱眼开，而且素性渔色，刚当上皇帝，便迫不及待地征求良家女子，亲自在殿上挑选，只看姿色，不论德行。这种选美活动以后经常举行，以促使后宫佳丽不断更新。为了让皇上独享优先权，在选美前，还要先下诏书，禁止国中所有人嫁娶，太监用骏马快车，将各地献上的初选者送到京城复选。只是司马炎有些惧内，为了缓和家庭矛盾，将复选权交给了皇后杨氏。那杨氏属生性好妒一类，只拣皮肤洁白、身材高挑的入宫，凡容貌姣好的一概不取，害得她那好色的夫君在一旁暗暗叫苦，只好趁杨氏不在的时候，钻钻空子。卞藩的女儿长得很美，在选美时，司马炎用扇子遮住自己的脸，装作什么也没看的样子，对杨氏说：“听说卞家的女儿很不错，可以考虑让她入宫。”谁知杨氏毫不含糊，义正辞严地拒绝：“卞氏女三代为皇后之家，他的女儿，决不可屈居下位。”卞氏女虽然无望，但司马炎还是多方力争，结果收获颇丰：司徒李胤、镇军大将军胡奋、廷尉诸葛冲这些公卿和世族的女儿都充任三夫人、九

嫔，下面司、冀、兖、豫四州刺史、将军家的女儿，补良人以下的女官。每当选美到来，名门大族的闺秀，都蓬头垢面，鹑衣百结，纷纷躲藏，就像逃避一场瘟疫。有幸当选入宫的，无不女哭母号，声闻宫外。

明武宗朱厚照原是个顽童，即位后本性难移，自然成了一个顽帝。他首先对那规矩甚多的宫殿很不习惯，于是为自己兴建新宅，因房屋像金钱豹身上的斑纹那样罗列，故称作“豹房”。这豹房也是他淫乐的场所。有人向他介绍：锦衣卫都督同知、回人于永精通房中术，朱厚照立即将于永召入豹房同卧，命他传授秘术，又选用于永推荐的回族女子，在豹房恣情纵乐。延绥总兵马昂的妹妹能歌善舞，颇有姿色，还擅长骑射，会说外国话，已经嫁给指挥毕春，有孕在身。朱厚照命太监将马氏带入豹房，宠爱备至，马氏一门，不论老少，全都封官赐爵。有个佞臣江彬，将朱厚照带到大同（今属山西），抢了许多良家女子，装满数十车，天天跟着他跑，有些弱不禁风的千金，还没和皇帝照上一面，就一命呜呼了。从大同渡过黄河，到达绥德（今属陕西），住在总兵戴钦家中，朱厚照见总兵千金长得标致，顺手牵羊，也带着上路了。车驾到达太原，大征女乐，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刘氏貌美善歌，宜嗔宜笑，宫中呼为“刘娘娘”。当龙颜大怒之时，只要刘娘娘笑口一开，顿时风平浪静，云散雨霁。

4. 皇家乱伦蔚成风

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即位时，路太后徐娘半老，风姿犹存。那刘骏的恋母情结，日结日深，竟在心中生起一种占有的欲望。一天，刘骏去看望太后，迟迟不出，据某个不怕死的宫人透露，那晚刘骏就和

太后睡在一起。刘骏即位之初，南郡王刘义宣起兵叛乱。刘义宣兵败后，刘骏偷偷将他的女儿接来，改姓殷氏，拜为淑仪，名正言顺地留在宫中，朝夕相处。凡有谁敢饶舌，必死无疑。可惜高唐云雨，倏忽飘散。殷淑仪死后，刘骏命诗人谢庄写了一篇传诵一时的诔文，以寄长痛。殷淑仪葬于龙山，凿冈通道数十里，不少百姓在修墓时丧生。一个名刘德愿的人，因为在殷妃墓前，捶胸顿足，号啕大哭，得到刘骏赞赏，出为豫州刺史。刘骏还命一个名羊志的人哭丧，羊志遵命，顿时泪如雨下。旁人觉得很奇怪，事后悄悄问他：“那天你怎么会哭得这样伤心啊？”羊志答道：“我是在为刚死的爱妾痛哭。”刘骏的儿子前废帝刘子业，即位后如法炮制，将其姑妈新蔡公主纳入后宫，改姓谢，封贵嫔。明帝刘彧在这方面更有青出于蓝之胜，该帝似乎十分欣赏人体美，曾在一次家庭宴会上，命在坐的女宾全都脱光衣服，裸体相对，互相观赏。王皇后用扇遮住脸，羞不忍睹。刘彧觉得这个正宫娘娘太杀风景，怒道：“你这乡巴佬，现在大家都在一起取乐，你为何不看？”王皇后答道：“要玩的方式多的是，哪有表姊妹在一起，光着身子，相互取乐的？我家虽然寒酸，可从不曾听说有这种事。”

与刘氏父子南北呼应，北齐宫闱之乱，也与高氏小朝廷相终始。神武帝高欢本是一个好色之徒，生下的儿子，个个身上流着其父淫荡的血液。长子高澄，等不及老子闭上眼睛，就已和高欢宠妃郑氏（大车）相通；待老子一死，又盯上了蠕蠕公主，生下一个名份上应是妹妹的女儿。文宣帝高洋篡位后，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向阿兄（高澄）讨回一笔淫债：“他过去强奸过我的女人，我现在一定要报复。”结果这笔债由文襄皇后元氏来偿还了。只

要是高家的女子，不论亲疏，全都成了高洋纵欲的对象。和其兄一样，高洋的淫孽，也报应在他的皇后李氏身上。李氏是一个德貌兼备的女子，但她既然成了高家的媳妇，也就在劫难逃。武成帝高湛即位后，立即像色狼一样向她扑去。李氏当然不从，高湛哼了一声，威胁道：“你不答应，你儿子绍德的命还要不要？”可怜的李氏为了保护儿子，只得屈从于高湛的淫威。李氏怀孕后，羞于见到儿子，高绍德不满地说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姊姊（北齐宫中称母亲为姊姊）肚子大了，不愿见我。”李氏羞愧难当，在生下女儿后，立刻弄死。高湛大怒：“你杀了我的女儿，我就要你儿子的命。”当着李氏的面，将绍德杀了。李氏大哭，高湛愈发恼怒，剥光李氏衣服，用鞭抽打，然后将她送到妙胜寺作尼姑。

朱温篡唐，成了后梁的开国皇帝。这个老色鬼，特别垂涎他几个儿媳妇，专干扒灰的勾当，为了能毫无顾忌地与媳妇交欢，将儿子一一派到远离京城的地方。次子朱友文的妻子王氏，本是尤物，且工心计，甘愿为公爹奉献青春，时常留宿宫中。朱温投桃报李，想立友文为太子。三子朱友珪不太听话，常遭朱温鞭打，一直耿耿于怀。朱温病重，命王氏急召友文，想托以后事，被友珪妻张氏获悉。朱友珪恶从胆生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将朱温杀死在病床上。

金国丞相完颜亮在杀了金熙宗完颜亶之后，自立为帝。婶子阿懒颇有姿色，完颜亮垂涎已久，一旦权在手，便毫不犹豫地杀死叔父宗敏，将阿懒占为己有，封昭妃。宴尔未久，忽然听到过去的情人唐括定哥的消息，淫心勃发，不能自制。唐括定哥此时已嫁给崇义节度使乌带，与丈夫出守外邦。为了重续旧欢，完颜亮传言定

哥，逼她缢死乌带，然后以寡妇的身份，盛妆入宫，封为贵妇，后又被害。完颜亮得陇望蜀，又打起定哥妹妹石哥的主意，逼她离夫入宫，封丽妃。完颜亮还将嫂子阿里虎连同她才十三岁的女儿重节，一起夺了过来。阿里虎知道女儿和皇上淫乱后，打了她耳光，并有咒骂的话，后来被完颜亮用绳子勒死。好在皇家公主多的是。这些金枝玉叶让外人霸占，完颜亮实在于心不甘，于是命她们分属各个妃嫔，专门为他服务。据内监透露，在她们卧室里铺满地毯，常见皇上和公主赤身裸体，追逐嬉戏。另外还有保姆、侍女，足供他任意蹂躏。完颜亮淫乐的方式与众不同，每次交淫，都去掉帷帐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奏乐助兴。有时还让妃嫔依次坐定，乘兴所至，随意交欢，以为笑乐。

5. 兽性大曝光

汉景帝刘启封其子刘非为江都王。刘非死后，还未安葬，其子刘建便迫不及待地将其父生前所宠爱的美人淳姬等十人找来，同他交欢。刘建的妹妹徵臣，是盖侯的媳妇，来奔父丧，刘建又不失时机地和她通奸。他继王位后，凡是宫中的姬妾，只要稍有小过，就会被勒令裸体击鼓；或者将她们裸体放在树上，有的要过三十天，方才能穿上衣服。刘建有时干脆放出豺狼，将人活活咬死，自己在一旁观赏，大笑不止。他还想看看人和野兽交配后，生下的儿子是什么模样，便强迫那些宫人与羝羊和狗交接。和他相近，汉家皇室中还有个刘终古，在宣帝刘询在位时袭封齐王。该王的一大嗜好，也是在光天白日之下，让侍妾、婢女光着身子，同狗、马交配，自己亲临观赏。

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即位时年仅十六。他因为在做太子时，多次遭到父皇刘

骏的责骂，便想将亡父的墓掘掉，听太史说这对自己不利，才勉强作罢，但又不肯善罢甘休，于是在老子墓上洒满粪水，以泄其忿。太后病危，想见儿子，刘子业一口拒绝：“病人身上有鬼，怎么可以去呢？”气得太后对侍从说：“快拿刀来割开我的肚子，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！”在位一年，除了整日宣淫肆虐，不知道做皇帝还该干什么。一天，刘子业心血来潮，将诸王妃、公主召到一间屋子内，命左右幸臣脱光衣服，淫乱王妃、公主。南平王妃江氏宁死不从，刘子业大为扫兴，怒道：“你若再抗拒，我就杀你三个儿子。为了弥补被江氏破坏的欢乐气氛，刘子业又召集宫女和嬖幸去华林园竹林堂，命男女全都裸体，相互戏逐。据说他还逼宫女与羝羊、猴、狗、马交配。一些弱女娇娃，竟为此枉死。刘子业看了，拍手欢笑，方才尽兴而归。在北方，前秦国主苻生也有同样癖好，喜欢看宫女同羊交配。

五代时南汉国后主刘鋹得到一个波斯女。那女子虽长得又黑又胖，但光艳绝人，而且为人机伶，特别长于淫乐之事。刘鋹十分宠爱她，赐名“媚猪”。他还选了一个丑少年，配上一名宫女，让他们脱光衣服，裸体相向，自己拉着“媚猪”，一起观赏，戏称为“大体双”。

6. 枉为至尊的“妻管严”

汉成帝刘骘被赵飞燕姐妹朝挑暮拨，弄得神魂颠倒，赵氏姐妹的一颦一笑，足以控制他的一言一行。赵氏姐妹最大的一憾事是不能生育，因此对其他妃嫔生的皇子，个个视若眼中钉。中宫使曹宫和许美人先后替刘骘生了儿子，赵氏姐妹知道后，寻死作活，又哭又闹。刘骘为了让她们高兴，竟将一个儿子在襁褓中扼杀，另

一个不知去向。

北周建德五年（北齐隆华元年，576年），周武帝宇文邕亲率大军讨伐北齐，围攻平阳（今山西临汾西南）。北齐后主高纬自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率师救援，随军不忘带着他的宠妃冯小怜。冯小怜只知玩乐，全不顾救兵比救火更急，硬要高纬陪她去打猎。高纬不怕将士怒目，只怕冯小怜柳眉倒竖，当然笑脸奉陪。平阳告急的文书接踵而至，但皇上此时却被冯小怜牵着鼻子团团乱转。北周攻克平阳后，派大将军梁士彦留守。齐师日夜围攻，眼看就要收复，高纬突然下令暂停进攻，请小怜亲临观赏攻克的壮观。冯小怜将战场当作宴会，到这时仍不忘梳妆打扮，拖了许多时间，才姗姗而业。北周守军抓住这个机会，缮修城墙，加强防守，北齐终于将一次得胜的机会丢失。北周援军赶到后，双方展开激战，高纬和冯小怜并骑观战。忽然，冯小怜惊叫一声：“军队败了！”高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便护着爱妃赶紧逃离现场。顿时人情骇乱，齐师大败，死者万余人，数百里间，军资器械，堆积如山。到了这种地步，高纬还怕冯小怜扫兴，为了给她压惊，在逃亡的路上，特地给她穿上皇后的服饰。

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即位时才十多岁，但已具备了一个暴君凶残嗜杀、聚敛无度的气质。一天出巡，路上有个孕妇来不及躲开，萧宝卷下令剖开她的肚子，饶有兴趣地看看里面的胎儿究竟是男是女。只是为人木讷少言，不愿同朝臣见面，整日在后宫戏马，尤其爱抓老鼠，通宵达旦，乐此不疲。台阁有事汇报，往往要等几十天才能得到批示，有的连文本也弄丢了，给宦官拣去包东西。有个叫赵鬼的嬖幸，劝萧宝卷趁火灾后，大兴土木，建造宫殿，用麝香涂墙，刻画装饰，穷极绮

丽。这还不够。居然想出凿金为莲花，贴在地上。萧宝卷请他最宠爱的潘贵妃在上面行走，啧啧赞叹：“这真是步步生莲花啊！”这个小皇帝虽然视臣民如草芥，但对潘妃却敬畏异常，动辄被她呵杖，不敢稍有违抗，由于怕被她打，于是下令卫士不得将粗大的荆条带入宫中。

武则天在唐太宗李世民死后，当了近两年佛门女弟子，但青灯古佛，并没有收敛她的勃勃雄心。唐高宗李治接武氏回宫，使她死灰复燃，一心想将那顶凤冠戴在自己头上，于是充分施展女性的魅力，柔情善媚，曲意奉承，无所不至。一旦目的达到，便专威擅权，判若二人，甚至连皇上的一举一动，都要受她制约。李治不胜其忿，偷偷召见上官仪，商量如何对付这个泼妇。上官仪劝李治将她废黜，李治一口答应，命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。谁知皇上身边的侍从，竟是武氏安插的耳目。武氏闻讯，赶到那里，一头扑在李治怀中，又哭又闹。李治见状，又爱又怜，又急又怕，结结巴巴地进行解释：“我……我本来没……没这个意思，都……都是那个上……上官仪教我干……干的。”武氏冷笑一声，立即将许敬宗召来，指使他诬奏上官仪谋反，勒令李治下诏杀上官仪，妻子籍没。从此每当李治听政，武氏便坐在帘子后面，事无大小，必加干涉，朝政大权，尽入其手，李治拱手而已，中外谓之“二圣”。李治曾责备中书侍郎杨弘武：“你任命的官吏，都毫无才干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杨弘武随口答道：“臣的老婆凶悍，这些任命都是她叮嘱要办的，臣不敢违抗。”借此讽刺李治唯武氏之命是从。

唐中宗李显被老娘武氏废黜，赶到房州（治所在今湖北房县）后，对皇后韦氏说：“如果有朝一日能再出头，我决不会干涉你的任何行为。”韦氏将这句话牢记

心头。后来李显果真回到御座，韦氏一心想践前约，指使昭容上官婉儿说动李显，将武三思召入宫中。二人坐在御床上，赌博游戏，眉来眼去，打情骂俏，好不亲热。李显果然不食言，心甘情愿地坐在一旁，为韦氏和武三思点筹，以帝王之尊，行仆役之事；而且每当韦氏高兴时，李治也随着一起欢笑，乐不可支。倒是有些官人、宦官看不过，当作一件丑闻，到处张扬。散骑常侍马秦客对药物学颇有研究，光禄少卿杨均长于烹调，常常出入后宫，和韦氏保持着一种不寻常的关系。韦氏还步她婆婆武则天的后尘，和一个西域和尚通奸，害得武三思醋劲大发。这些事满朝皆知，唯有李治一概装聋作哑，不闻不问。许州参军燕钦融因上书奏韦后无道，反被李显斥为诬谤，喝令侍从将他打死。

安、史叛乱，唐玄宗李隆基一口气逃到四川，太子李亨在灵武（今属宁夏）即位，当了流亡皇帝。一天，大臣求见李亨，听到屋内传来一阵“打子”的声音，觉得十分奇怪。一问，原来是皇上和张良娣赌博输了，正在乖乖地接受良娣的处罚。后来总算回到长安，当了太上皇的李隆基被已成皇后的张氏赶到西宫。端午节那天，李亨抱着小女儿接见山人李唐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朕很喜欢这个小孩，你不要多怪。”李唐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太上皇爱怜陛下，想来也和陛下爱怜公主一样。”李亨听了，脸上阵阵发烧，但怕老婆已积习难改，还是不敢到西宫看望。

7. 母仪天下的荡妇

秦公子子楚在赵国作人质时，结识了阳翟（在今河南禹县）富商吕不韦。当时吕不韦正和一个美人同居，子楚一见那美人，便五内俱醉，不能自解。吕不韦觉得这秦公子“奇货可居”，忍痛割爱，将已

怀孕的美人送给了子楚。后来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，回秦国继位，是为庄襄王，在位三年即死。那美人和吕不韦的私生子当了秦王，这就是后来成为始皇帝的嬴政。美人成了太后，吕不韦被尊为相国，称“仲父”。二人欺嬴政年幼，常在暗中私通，重温旧梦。嬴政渐渐长大，但太后淫心不减，吕不韦唯恐惹下大祸，找了个名嫪毐的人代劳。太后水性杨花，对嫪毐一见钟情，命人拔掉他的胡须，对外声称这是一个受过宫刑的人，留在身边当太监。没多久，又暗结珠胎，怕被发觉，干脆搬到外面居住，替嬴政生了二个弟弟，但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，嬴政一气之下，灭嫪毐三族，杀了二个小小弟弟，将吕不韦流放到蜀中。秦太后的风流梦，到此告终。

晋惠帝司马衷登基后，立贾充之女贾南风为皇后。那贾后虽然长得人见人嫌，却偏喜欢招蜂引蝶，淫荡不堪，嫁给一个白痴皇帝，更是无牵无挂，无不如愿。如同太医陈据的关系，已无需暧昧，声闻内外。洛南盗尉部有个容貌端丽的小吏，忽然穿起华贵的服装，旁人怀疑是他偷来的。不知此事如何传到了贾充的耳中，立即派人来索取“被盗的衣服”。据那小吏交待：“前些日子在路上遇到一个老婆子，说是家里有人得病，因占卜的说要由住在城南的少年压邪，想麻烦我去一次，定有重谢。于是随她上了车，放下帷帘，藏在一只箱子里。大约走了十多里路，过了六七道门，才打开箱子，放我出来。只见有许多楼阁亭台，问是什么地方，回答说是天上。他们让我们汤洗澡后，给我吃好吃好，带到里面，见一个约莫三十五六岁的妇人，矮胖的身子，青黑色的皮肤，眉后有个小疤，睡在床上。那女人留我住了几夜，睡在一起，寻欢作乐。临走前，送给

我些衣服。”听的人从他的描述中，立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一笑而散。

晋惠帝后宫还有个羊氏，在贾氏被杀后立为皇后。这也是个淫欲旺盛、不甘寂寞的女人。八王之乱后，匈奴贵族刘曜是率兵攻破洛阳，俘获怀帝司马炽。羊后又青春焕发，一变而为刘曜的皇后。一人而任两国皇后，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。一天，刘曜问羊氏：“我和司马家的小子相比如何？”羊氏甜甜一笑，笑道：“陛下是开国的圣主，他们只是亡国的笨伯，怎么可以相比？司马氏虽贵为帝王，但妻儿却遭凡夫俗子的欺侮，妾当时真不想再活下去，哪里想到还会有今天？妾在大族人家长大，总以为世上的男人都是这副窝囊相，直到侍候陛下之后，才知道天底下还有真正的男子汉。”

北齐武成帝高湛的皇后胡氏，入宫不久，便已出现和宦官有染的桃色新闻，后来又同出自西域胡商的和士开勾搭上。高湛死后，胡太后更加大胆，常以烧香拜佛的名义，去寺庙和尚云献私通，寺中僧徒都戏称云献为太上皇。齐后主高纬起先听到一些风言风语，还以为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往太后脸上抹黑。一天去探望太后，看到旁边有二个小尼姑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十分惹人喜爱，于是将她们带走，结果发现竟是二个少年男子。事发后，云献和二个假尼姑被处死，胡氏被幽禁在北宫。北齐亡国后，胡氏入周，因没人再去管她，淫心勃发，益发肆无忌惮了。

当武则天滥杀唐朝宗室时，唐高祖李渊的女儿、高宗李治的姑妈千金公主，见机行事，百般讨好武氏，甚至恳求这个侄媳妇做自己的干妈，原一辈子在旁侍候。武氏十分满意，将她改姓武氏，邑号延安大长公主。作为一个已上年纪的女人，长公主深知干妈多年寡居，十分需要异性的

温情。恰巧她有个侍女，同洛阳市上的生意人冯小宝相好，得知冯小宝床上功夫绝佳，便不失时机地向母皇推荐。为了让冯小宝自由出入禁中，武氏将冯小宝度为僧人，改姓薛，法名怀义，人称薛师。补阙王求礼上疏提出：“太宗时，有个叫罗黑黑的人，善弹琵琶，太宗想让他教宫人，便将他阉割了。陛下也该将怀义阉割，以免淫乱宫闱。”武氏听了，大笑不止。薛怀义因床上有功，被封为鄂国公，骄横无比，竟忘了本，觉得整日伴着这个老太太实在乏味，常托故不住，在外寻花问柳，奸淫少女。武氏淫欲难熬。移爱于御医沈南璆。薛怀义却又醋心大发，出言不逊，被武氏命人用乱棍打死。万岁通天二年（697年），武氏的女儿太平公主又将年轻貌美、能弹会唱的张昌宗推荐给母亲大人。尽管武氏完全可做张昌宗的祖母，居然也一见钟情，曲尽绸缪。张昌宗想不到女皇还有如此能耐，忙将他的哥哥张易之也拉来，共同满足这个老淫物的放诞风流，成了女皇欢度晚年的忠实伴侣。虽然已白发稀疏，皱纹满面，牙齿脱落，手脚颤抖，但武氏淫心，老当益壮。圣历二年（699年），她特设一个专门安置男宠的控鹤监，后来改为奉宸府，由张易之作奉宸令，补选了不少年轻貌美的面首，供其寻欢作乐之用。右补阙朱敬则实在看不下去，当面谏道：“陛下身边已有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，足供享用，还要补充新人，无耻之徒闻风而动。近日听说朝官柳模夸说他儿子长得既白且美，侯祥甚至自称生殖器比薛怀义更加粗壮，以求自进。这等无礼无耻的事在朝臣中张扬，会产生什么影响？臣不敢不奏。”武氏听了，既不害躁，也不发怒，神色泰然，表扬道：“不是你直言，我还不知道呢。”奖给失敬则彩帛百段，柳模、侯祥也依旧任用。

8. 淫欲不让须眉

郑穆公子兰的女儿夏姬，最初嫁给陈国大夫御叔，生了个儿子，名夏征舒。夏姬颇有几分姿色，又有人尽可夫的勇气。陈灵公平国和大夫孔宁、仪行父同时和她淫乱，甚至穿着她的衣服，在朝中互相取乐。一天，平国和孔宁、仪行父又到夏姬家喝酒，夏征舒在一旁侍候。几杯下肚，平国便和二个大夫调侃起来，说：“我看征舒和你们长得很像。”二个大夫马上回报：“和您长得也很像。”夏征舒听了，羞怒交加，杀了平国，自立为陈侯。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，率诸侯伐陈，杀了夏征舒。虽然接连丧君失子，但夏姬毫不在乎，卖弄风骚，依然故我。公侯大夫，无不神魂颠倒，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据说她一生当了三次王后、七次夫人。

东汉名将班超开拓西域，攻南匈奴，立有大功。他的孙子班始以功臣之后，娶了清河孝王的女儿阴城公主。公主自以为是金枝玉叶，瞧不起这个西域军人的儿子，肆意淫乱，自己和情人睡在帐子里，却叫丈夫钻到床底下。班始忍无可忍，拔刀杀了公主。汉顺帝刘保是阴城公主的侄子，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即下令腰斩班始，连他的同宗兄弟也一起被杀。

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的同母姐姐山阴公主，虽已嫁给他人作妇，依然留在宫中，与兄弟同吃同住，俨若夫妇。眼见兄弟六宫娇娃无数，公主心怀不平，怒气冲冲地责问刘子业：“妾与陛下，虽男女有别，但都是先帝所生。现在陛下后宫多达万人，而妾只有一个驸马，这实在太不公平了！”刘子业词屈，只得为她安置面首三十人，进爵会稽郡长公主，秩同郡王。刘子业每次出游，山阴公主都要陪同。吏部郎褚渊相貌堂堂，公主见了，眼馋心

痒，定要兄弟派褚渊来伺候她。褚渊伺候了十天，实在无法忍受她无休止的纠缠，死也不肯再去了。

唐太宗李世民十分宠爱女儿合浦公主，结果养成了她娇惯任性的坏脾气。公主嫁给宰相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，但一点也不懂得做媳妇的规矩，专给丈夫戴绿帽子。御史在审理一个盗窃案时，发现僧人辩机有一只金宝神枕，据交待是合浦公主给他的。再追查下去，方知这和尚曾在公主的封地结庐居住，公主打猎时碰到他，两情依依，于是就在和尚的小屋里作起爱来，事后赏赐无数财物。和尚当然被处以极刑，咎由自取，服侍公主的十多个婢女却无辜遭殃，成了替死鬼。公主满腹怨气，却不思悔改。李世民死后，她暗暗高兴，认为苦难已到尽头，放大胆子，同和尚智勣、惠弘、道士马晃等人交欢。

9. 从“人彘”到“骨醉”

战国期间，魏王送给楚怀王熊槐一个美女，熊槐十分喜欢。夫人郑袖见了，百般讨好这个新美人，衣服玩好、宫室器具，只要那美人喜欢，无不让她如愿。熊槐得知郑袖比自己更宠爱美人，感慨地说：“女人以容貌取悦男人，妒忌是她们的天性。郑袖能这样做，真可和忠臣孝子比美，不容易啊！”郑袖听后，喜在心头，赶紧到新美人处，发出忠告：“大王十分喜欢你，只是有些讨厌你的鼻子。你以后见了大王，一定要遮住鼻子。”那美人信以为真，照她的话做了。熊槐感到十分奇怪，问郑袖是什么缘故。郑袖吞吞吐吐地答道：“妾虽然知道，但不敢说。”熊槐逼道：“你只管说，别怕！”郑袖这才伤心地说道：“据新美人说，她是不愿闻到大王身上的臭气。”熊槐大怒，下令立即将那“坏女人”的鼻子割掉。

汉高祖刘邦未发迹前，娶吕雉为妻，生了惠帝刘盈和一个女儿；当了汉王后，特别宠爱戚姬，又生了赵王如意。因为戚姬的缘故，刘邦常想废刘盈，立如意为太子。为此，吕氏时刻提心吊胆，对戚姬母子恨之入骨。刘邦死后，刘盈继位，大权落在吕氏手中，多年的积忿，使她迫不及待地进行报复，在毒死赵王如意后，又将戚姬的手足截断，眼珠挖去，两耳熏聋，同时灌下哑药，扔在厕所中，称作“人彘”。过了几天，吕氏叫刘盈去观看，刘盈一问，方知是戚姬，失声痛哭，由此得病，足有一年多时间不能起床。他让人传话给吕氏：“这决不是人干的事。臣作为太后的儿子，实在无法统治天下。”从此日夜狂饮，不久病故，年仅二十三岁。孝惠皇后张氏未生孩子，吕氏诈称张氏已有身孕，杀了后宫一个美人，将她的孩子交给张氏，立为太子。刘盈死后，太子继位，得知自己的身世，恨恨地说：“太后怎么可以这样杀我的母亲。我长大后，一定要报仇。”吕氏听了，唯恐日后有变，立即将这个小小皇帝幽禁起来，不久便让他去九泉之下陪伴亡母了。

晋武帝司马炎选心腹大臣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。这贾妃生性既妒且酷，只要发现东宫有谁怀孕，便用戟刺她的肚子，婴儿随刃从肚中落下。司马炎大怒，想废掉她，皇后杨氏劝道：“贾公对国家有贡献，怎可因为她好妒而忘了贾公的大功呢？”贾氏因此得免。不过杨氏也多次告诫她，贾氏不知底细，反怀恨在心。司马炎死后，杨氏的父亲杨骏任太傅，总揽朝政。贾氏指使楚王司马玮等人杀了杨骏，由汝南王司马亮辅政，又矫诏命司马玮杀司马亮，然后以“擅杀”罪杀了司马玮。随后将毒手指向杨太后，将她身边的侍从全都赶走，杨氏绝食八日，活活饿

死。贾氏当了皇后，随着权力的扩大，比当太子妃时更加残忍。她从未尝过做母亲的滋味，对其他妃嫔生的皇子极其冷酷，宫中妃嫔被她杀害的不计其数。广城君郭槐多次劝贾氏以慈悲为怀，同时提出将韩寿的女儿选作太子妃，但贾氏和她的妹妹贾午（韩寿的妻子）不答应，为太子娶了王衍的小女儿，而将他的大女儿给了侄子贾谧。太子司马遹听说王衍的大女儿长得极美，很不高兴，免不了要发发牢骚。贾氏于是和贾午等人串通起来，谋害司马遹，指使宦官故意将太子引入邪道。一天，贾氏诈称惠帝司马衷身体不适，召司马遹入宫。司马遹进去后，却被关在一间屋子里，欣赏宫女跳舞。贾氏又以司马衷的名义，赐酒三升，骗司马遹喝了下去，并让他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，抄写由潘岳起草的一段话：“陛下宜自了，不自了吾当入了之。中宫又宜速自了，不自了吾当手了之。”第二天，司马遹以昏乱狂惑罪，被废为庶人，最后仍未逃脱贾氏的毒手。

武则天被唐高宗李治迎入后宫，封为昭仪。这个“蛾眉不肯让人”的角儿，岂肯让一个小小的昭仪委屈自己，于是将扳倒当朝王皇后，作为奋斗目标。王皇后是太宗亲自选定的名门闺秀，生性仁厚，武氏绞尽脑汁，却无计可施。后来武氏生了一个女儿。王皇后不曾生育，听了满心欢喜，特来看望，抱着孩子，抚摸了一番。武氏立刻感到机会来了，待皇后一走，便将女儿憋死在被子里。过了一会，李治也来了，武氏满脸堆笑，让皇上看看小公主。李治掀开被子一看，孩子已经断气，忙问是怎么一回事。旁边的宫女根据武氏的眼色，答道：“皇后刚才来过。”武氏听了，顿时捶胸顿足，放声大哭，嘴里直嚷“皇后杀我女儿！”李治看了，又急又恨，不顾大臣反对，下诏将王皇后连同先前的

宠妃萧淑妃，一起废为庶人，囚禁在冷宫，而立武氏为皇后。武氏得计，原形毕露，而且得寸进尺，对李治也颐指气使起来。李治这才想起王皇后的种种好处，一天，趁武氏不在，偷偷前去看望。到了那里，只见大门紧闭，只留一个小洞，传送食物，不禁恻然呼唤：“皇后！淑妃！你们在哪里？”王皇后哭着回答：“妾得罪，已废为宫婢，哪敢再冒用皇后的称号。”说着，呜咽不已。又说：“皇上若还思念旧情，使妾重见日月，望能将这里改为回心院，这真是妾再生之幸！”谁知事情很快就传到武氏耳中，立即命人将王皇后、萧淑妃各杖一百，截断手脚，反捆起来，扔在酒缸内，冷笑一声：“叫这二个老婆子骨头发醉。”王皇后监死前依然十分仁厚：“愿皇上万岁。昭仪一直受皇上宠爱，死乃我的本分。”萧淑妃则破口大骂：“全因阿武这个骚货，我才落到这个地步。但愿来世我变作猫，阿武变作老鼠，以报今日之仇！”

宋光宗赵惇在宫中洗手时，看到一个宫女两手洁白柔软，十分喜爱，抚摸了好一阵。没几天，皇后李氏派人送来一只饭盒，赵惇打开一看，里面鲜血淋漓，正是那宫女的两只手。虽有如此酷行，但李氏死后，依然被溢“慈懿”。

10. 齐襄公私通胞妹乱大伦

(1) 兄妹私通

公元前六九八年，齐僖公病故，世子姜诸儿主丧即位，是齐襄公。

僖公临终时，召来胞弟夷仲年的儿子无知，令他礼拜世子诸儿，然后嘱托诸儿道：“我的亲弟弟，就这么一点骨血，我平常拿他像你一样地疼爱。我死了之后，你要好好地对待他，服饰礼秩各方面的待遇，要和我在的时候一样啊！”诸儿恭敬

地答应下来。诸儿即位后，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无知很好，后来因一件不大的事，削减了他的供奉，感情上也疏远了他，种下了无知的怨恨不满。

齐襄公掌权后，向周王室求婚，天子恩准以王姬下嫁他为君夫人。按周礼，天子的女儿下嫁某诸侯，得由另一诸侯国的国君主婚，所以天子的女儿除泛称“王姬”之外，也叫“公主”，意思是“公侯为她主婚的人”。鲁是最为讲究“礼”的侯国，所以鲁的国君经常干为公主婚的差事。这次下嫁公主，周王令鲁桓公主婚，桓公对这项两头为好人的光荣差事非常重视，决心办得圆满完美。为此，他要先到齐国去和襄公当面商谈一些礼仪细节，再回报周王聆听指示。没想到这一去齐国，竟送了他的性命。

原来鲁桓公夫人文姜，是齐襄公的胞妹。这文姜生得神如秋水，面似芙蓉，又举止轻佻，有一股天然的风骚。诸儿大文姜两岁，自幼兄妹在一起玩耍，及至成长，竟也携手并肩，有时眉来眼去，打情骂俏，只少同枕共衾了。僖公夫妇溺爱子女，从来没想到教育防范。

后来郑世子姬忽率兵援齐，大败了戎国。僖公看他英雄，要把文姜嫁给他，他谢绝了。文姜知道这事，竟患上了单思病，最后竟至卧床不起了。这一下子来了诸儿的机会了，无日不去“视探”，借着问寒问暖，手便伸入被窝里揉捏摸索，只碍于耳目，不及于乱罢了。

过了些日子，鲁公子莒来为鲁桓公求聘文姜，齐僖公欣然答应。鲁国送来了丰厚的聘礼，约定鲁桓公三年九月成婚。文姜听到这个喜讯，病就莫名地好了。

出嫁的那天，文姜告别了母辈嫔妃，到东宫去告别哥哥，二人四目相望，只多了个元妃。文姜临上喜车，诸儿犹恋恋相

送，二人一再互道“珍重”。

文姜貌美又有才学，齐是大国，所以鲁桓公很满意这桩婚姻，婚后夫妻非常恩爱。

鲁桓公要来议婚的消息，勾引了齐襄公对妹妹文姜的思念，现在他有权“自己说了算”了，遂派遣使臣到鲁国回信，一并迎文姜归宁。

文姜一听哥哥派人来迎，恨不得一步到家。鲁桓公拿这事问大夫申繻，申繻谏道：“女有室，男有家，这是古制。按礼，不相亲近，亲近了就会出乱子。女子出嫁后，如果父母健在，一年归省一次。君夫人的父母现在都去世了，没有妹妹归省哥哥的道理。我们鲁，一向以礼治国，不能做不合乎礼的事啊！”

鲁桓公心中犹豫，文姜却一味坚持，桓公不忍扫她的兴，便偕她一同去了。

到了齐国，先议婚事，后叙亲亲之情。齐襄公设了盛大宴享款待鲁桓公夫妇，礼数周全，殷勤热情，鲁桓公又高兴又感动，宾主频频干杯。将终席时，有宫车来接文姜，说是请进宫中与众妃嫔相会。鲁桓公说：“正该如此！”文姜坐车走了。

这里两君又喝了一会儿，眼看鲁侯醉倒，齐侯吩咐一句“好生伺候”，命人服侍他睡下，便扬长去了。

原来齐襄公早造下了一处密室，从人把文姜送到，那里早已摆下了精制的私宴。不一会儿，襄公进来了，当着宫女们重新问好就坐。襄公讨好地说：“这儿菜不多，可是妹妹在家时候爱吃的东西，我都为你准备下了！”

“多谢哥哥费心！”

“哈哈！客气什么，哥哥心里想着你的可多了！”

借酒遮脸，四目相对，语言神态很快

地打破了“礼”的框架，不待终席，襄公一挥手，宫女们都低头笑着退了出去。二人肆无忌惮地互相搂抱着上了床，兄妹作成了“夫妻”。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，才不得不起身梳洗，恋恋难舍地作别。

(2) 谋杀妹夫

再说鲁桓公，一觉醒来，天已全黑下来了，一看身边没有文姜，才想起文姜进宫、自己醉酒的事来。他连日坐车，酒量又浅，闷坐着等了一阵子，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才完全清醒过来。见文姜一夜不归，心中怀疑，便派了一个精明的心腹侍从，到宫门上去探访究竟。

不一会儿，那人便来汇报了：齐侯正妻订的周王公主，现在只有偏房连妃，是大夫连称的妹妹，久已失宠，齐侯平日只和其他妾媵以至宫女厮混；姜夫人进宫后，只在齐侯处叙兄妹之情，并没有去控望其它宫眷。

鲁桓公恨不能一步跨进宫去，弄个究竟。恰好外面报告：“夫人出宫了。”鲁桓公盛怒以待，姜氏心中有愧，夫妻二人展开了一番微妙的对话：

“夜里在宫中和谁一起饮酒了？”

“嫂子连妃。”

“几时散的席？”

“久别重逢，要说的话很多，直谈到月上粉墙，大概有半夜了吧。”

“你哥哥没去陪着喝酒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鲁桓公笑了笑又问：“兄妹之情，难道不来奉陪？”

“喝到中间，哥哥曾进来劝酒一杯，接着便离去了。”

“你散席后怎么不出宫呢？”鲁桓公直视着文姜的眼睛问。

文姜垂低了头：“夜太深了，不方

便。”

“你睡在哪里?”

“你这就不对了。为什么要这样盘问? 宫中那么多的房子, 还能没有我睡的去处? 我是在昔日作姑娘时住的西宫过夜的。”

“谁陪伴你呢?”

“过去的宫女们。”

“你哥哥在哪里睡的?”

想到夜里的情景, 姜氏只觉脸上发热, 心跳得也快了, 但嘴上还硬着: “你这话问的太可笑了, 当妹妹的怎么能过问哥哥睡觉的地方?”

“哼! 只有当哥哥的, 可要关心妹妹睡觉的地方吧?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!”

“你不用聾嘴, 自古男女有别, 你在宫中兄妹同宿, 乱了大伦, 我全都知道, 你还想隐瞒吗?”

姜氏做下了亏心事, 不无惭怍, 又不肯明确地承认, 只剩下口头含糊的抵赖和呜呜咽咽的份儿了。

鲁桓公心中忿懑, 无奈身在齐国, 心想姜诸儿这种禽兽行为都能做得出来, 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呢? 再说这种宫闱丑事一旦张扬出去, 自己也没脸见人呀, 只能回国后再作处理。主意打定, 便派人去通知齐侯, 事情办完要回国了。

齐襄公心中有鬼, 姜氏出宫后, 他便派力士石之纷如跟踪去打探鲁桓公的反应。石之纷如汇报了鲁君夫妇口角的情形, 襄公大惊道: “估计他时间长了能怀疑, 怎么马上就知道了呢?”

少顷, 鲁使来辞行, 襄公明知和他有关, 只简单地应付了几句。鲁使去后, 他越想越后怕, 既怕鲁桓公挟恨成仇, 又怕丑事张扬出去没有脸见列国诸侯。 “一不做, 二不休!” 他狠心地咬了咬牙, “召公

子彭生!”

彭生是齐军武将, 有名的大力士, 奉召来到后, 襄公便把他引入密室, 如此这般地计议了一番。然后襄公便派人去公馆, 坚请鲁桓公到牛山一游, 并为他饯行。

鲁桓公哪有心思去游山? 更不愿意再见那个畜生。可是又没有说得出口的理由拒绝, 因为“饯行”也是对来访国君必不可少的“礼”呀, 只得勉强应承了。

牛山上盛陈乐舞, 大摆筵席, 齐襄公为鲁桓公饯行。齐襄公老着脸皮致了祝酒词, 各大臣都轮番敬酒。可难受了鲁桓公, 表面上盛情难却, 内心里郁忿不平, 所以酒到便饮, 直至酩酊大醉, 分别时竟不能成礼。

襄公叫公子彭生抱桓公上车, 随车伺候。离国门约有二里地, 彭生见桓公睡得正熟, 挺臂用力撕扯他的左肋, 桓公梦中疼得大叫一声, 左肋被硬硬拉折, 血流满车。可怜鲁桓公醉梦未醒, 便戴着一顶绿帽子见列祖列宗去了! 彭生吩咐侍从: “鲁君醉后中魔, 快快入城报知主公!”

齐襄公听说鲁桓公暴薨, 佯装悲伤地大哭了几声。文姜听说丈夫暴死, 也亦真亦假地痛哭了一场。然后, 命人将鲁桓公厚殓入棺, 派使臣报告鲁国来迎丧。

(3) 彭生替罪

鲁侯的从人回国后, 详细汇报了车中情由及文姜在宫中过夜等等。大夫申繻说: “国不可一日无君, 先扶世子同主持丧事, 等丧车到了, 再行即位礼。”

鲁桓公的庶长子公子庆父攘臂大呼道: “姜诸儿乱伦无道, 害了我君父! 请派给我三百辆兵车, 我去讨伐齐国, 向诸儿问罪!”

申繻为他的豪情所感动, 私下询问谋士施伯: “伐齐怎么样呢?”

施伯沉吟道：“这种暧昧事情，不宜让邻国知道，况且鲁弱齐强，如果去讨伐打不了胜仗，白白在列国间显示自己的不体面。不如暂忍着大仇，先要齐国追究车中的事故——没有照顾好鲁君，叫诸儿杀掉彭生，砍去他一条臂膀，在列国间也有话可以解说。彭生作了这个孽，又不是个老实的，估计诸儿也忌讳他的存在，这样，诸儿就容易答应我们的要求。”

申繻感到他的意见既策略又能实际上报一部分仇，很可取。先和公子庆父统一了认识，稳住了他的情绪，然后叫施伯草成“国书”。世子居丧不言政，由朝中大夫出名，派遣使臣送到齐国。

齐襄公把信打开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“外臣申繻等，拜上齐侯殿下：寡君奉天子之命，不敢宁席，来议大婚。今出而不入，道路纷纷，皆以车中之变为言。无所归咎，耻辱播于诸侯，请以彭生正罪。”

襄公看罢，正中下怀，立即召彭生入朝。彭生自以为有功于襄公，大刺刺昂然而入。襄公当着鲁使臣的面骂道：“寡人因鲁侯饮酒过量，命尔扶持上车，为何不小心伺候，致使暴薨？大罪难辞！”喝令卫士缚起，押赴市曹斩首。

卫士上前绑缚，彭生大呼道：“奸淫自己的妹妹，又杀了她的丈夫，都是你这个无道昏君干的，主使的！现在竟把罪责推到我身上，我死后有灵，一定化为妖孽，来要你的命！”

齐襄公连忙用双手捂住耳朵，口中连连催促“快杀”，朝臣们有的便掩口窃笑。

杀了彭生，齐襄公又派人护送鲁桓公丧车回国。文姜仍留在齐国不回去。

鲁世子姬同迎丧即位，是鲁庄公。庄公按礼居丧，由大夫们主持国政。

到了公主下嫁的日子，鲁大夫颺孙生

代国君送公主到齐国完婚。同时，奉国君之命迎文姜回国。文姜心中矛盾，但没有理由不回去。车走到齐鲁交界的齐地榘镇，落脚休息，文姜见这里行馆整洁，环境清静，心想，这个地方不齐不鲁，又齐又鲁，不正适合我这样的人居住吗？于是吩咐从人回报庄公：“未亡人性贪闲适，不乐回宫。要吾回归，除非死后。”便硬住下不走了。

庄公听了回报，知道她无脸再见鲁国臣民，也不再勉强她。又命人在近处鲁地一侧的祝丘为她建了新馆，由她自由地在榘镇与祝丘之间往来居停，只一年四时派人馈赠问候。

齐襄公婚后，见公主的美貌不亚于文姜，而高雅、端庄更是文姜所不及，再说作天子的女婿，也抬高的自己的身价，所以开始还挺喜欢她。可是公主生性贞静，言动有度，和襄公这种狂淫之徒格格不入。婚后几个月来，陆续听到他们兄妹乱伦的一些秽闻，公主不由不黯然伤神，慨叹自己命运乖舛，嫁了这么个衣冠禽兽，忧郁成疾，不到一年便病逝了。

齐襄公正嫌她“不够味儿”而又不好意思不敷衍她，她一死，他如释重负，明目张胆地经常打着出猎的幌子派人去祝丘接文姜到榘地幽会。《诗经》中的《载驱》就是讽刺文姜坐着红漆猪皮作围厢的、铺着竹席的车子，带着众多的仆从，赶去会齐侯：

载驱薄薄，簟茀朱鞅。鲁道有荡，齐子发夕。四骖济济，垂辔濈濈。鲁道有荡，齐子岂弟。汶水汤汤，行人彭彭。鲁道有荡，齐子翱翔。汶水滔滔，行人儻儻。鲁道有荡，齐子游遨。

(4) “及瓜而代”

后来，齐襄公在列国间干了几件违抗王命的错事，再加上公主的殒逝，很怕王